

冯焕珍 著



回
帰
本
覺

净影寺慧远的真识心缘起思想研究



冯焕珍 著



回歸本覺

净影寺慧远的真识心缘起思想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归本觉：净影寺慧远的真识心缘起思想研究/冯煥珍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2

(真如丛书)

ISBN 7-5004-5916-5

I. 回… II. 冯… III. 慧远 (334 ~ 416) - 佛教 - 思想 - 研究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9567 号

策划编辑 冯春凤

责任编辑 薛 波

责任校对 尹 力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368 千字

定 价 31.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 委 会

主编 妙 灵
副主编 圣 凯 黄夏年 刘元春
慧 明 光 慧

总序

中国佛教从印度东传以来，在中华大地生根、发展，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至今绵延不绝。从东汉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译经与格义佛教，是中国佛教的初扬时期，其结果是以某一经论为核心而形成了部分学派；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宗派大成的阶段，华严、天台、禅宗等宗派的形成，表明了印度佛教在理论思想上的全部中国化。而宋元之际的佛教，又以禅、净为主流，进入佛教中国化的鼎盛时期，在民间发生了全面影响。到了明代，圆融的思潮已经成为佛教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

清末民初，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回归印度佛教的思潮，以欧阳竟无、太虚大师为代表。今天，世界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在呈现出多极化、全球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思想、文化、学术之中，多元文化互相渗透，既有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又有东西文化的辩论，中国文化面临着转型与重组。古老的佛教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继续传统、发扬光大，如何与时俱进，已经成为当今佛教界的最大课题。

历史早已说明，佛教的发展与弘扬，不可能超越于时代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济、学术之外。虽然 20 世纪的中国佛教曾经面临着西方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的巨大冲击，但是由于在一批高僧大德、檀那信众，以及社会人士的关心、支持和努力下，最终艰难地度过一个世纪，现在正在朝着健康的轨道上运转。

佛教从来都是一个讲智慧的宗教，尤其重视智慧的解脱，在思想方面它曾经对中国文化作出巨大的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代高僧大德、学士文人都非常看重义理的建设，他们撰述著作、注释经论，佛教的义理之学才得以发扬光大。从历代僧传的体例来说，“义解”排在“译经”之后，“习禅”、“明律”之前，可见学术研究在中国佛教里所占的重要地位。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了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但是这一形式，又使佛法的“义解”与近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有了一定的差异。

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突显了佛教的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但是，佛法还有自己的宗教性与神圣性。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往往对佛法的理解上有其优越性。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所以，加强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合作，对于推动佛教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前些年佛教界一直忙着修复寺院、佛像开光、旅游接待，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同时，由于教界人才的凋零，青黄不接，兴办佛学院成为中国佛教的一条出路。如今，二十年过去，人才紧缺仍然是佛教界的最大困惑。如何培养人才、引进人才，

是佛教发展在组织、制度建设上的重要课题。佛教文化与文化的佛教是一回事情，佛教文化需要现代化人才，文化的佛教也在呼唤人才的到来，佛教在社会的普及程度、观感，社会大众对佛教的理解水平，关系到佛教未来的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真如寺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恢复重建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至今仍然有许多建筑需要修建。我主持真如寺以后，在政府有关部门、四众弟子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有限的成果。但是，梵刹庄严，金像重光，只是一种外在的形象，佛教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是文化内涵。由于这一点，真如寺在经济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仍然非常重视文化建设，每周举办讲经活动、收藏名人书画、出版画册等等。

我于 1944 年出家，曾在上海佛学院读书，后来又在全国各大丛林参学。改革开放后，参与上海佛学院的工作，教书育人，一辈子都在从事着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在寺务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我仍然坚持每周为信徒讲经，有时还到国内外从事一些弘法活动，闲暇之时，自己也写一些东西，文字因缘初衷不改，爱好佛教文化从未改变。

这次，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有意组织一套佛教丛书出版，旨在推进佛教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我虽然已经年老，但是对于佛教文化之事，亦不敢推卸，只能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尽力促成此事。真如寺决定今后每年都将拿出一定的资金资助佛教研究的事业，帮助学者出版有关佛学著作，鼓励法师、学者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为的是将中国佛学推向世界。

本丛书的编辑方针是将佛教进行整体研究、契时而不过时，着重突出以下几个重点：

1. 原始资料的建设：包括藏外文献的整理，重要文献的校注，近现代佛教文献的整理出版。
2. 鼓励出版佛教研究的热点，同时加强资助目前中国佛教

研究的薄弱点：如戒律、清规、礼仪等。

3. 南传佛教、藏传佛教。
4. 国外优秀佛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

发展佛教文化是一项长久的事业，需要巨大的恒心、愿心。真如寺一年资助四本书出版，数量虽不算多，但是如果长期坚持下来，经过十年、二十年乃至百年，亦可成洋洋大观矣！滴水归海而不失，佛教的发展正是由点滴事情作起。只要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四众弟子重视文化事业，专家、学者能够共襄盛事，佛教文化焉有不流传耶！

妙空

2002年6月1日
于上海真如寺方丈室

目 录

导论 佛学研究方法的选择与本书研究的问题	(1)
一 佛教、佛学与佛学研究	(2)
二 史学式研究	(8)
三 哲学式研究	(21)
四 经学式研究	(26)
五 走向平等的经学观	(39)
六 本书研究的问题与目的	(42)
第一章 慧远的思想背景、行持与著述	(47)
第一节 慧远的思想背景	(47)
第二节 慧远的行持	(60)
第三节 慧远的著述	(81)
第二章 归宗真识心的判教观	(103)
第一节 慧远的法界观与方法论	(104)
第二节 慧远对判教异说的评破	(113)
第三节 一佛乘与二藏四宗	(129)
第四节 慧远真识心缘起系统的衡定	(162)
第三章 如实空如实不空的真识心	(173)
第一节 真识心的名义及其体相	(173)
第二节 简滥与辨正	(199)
第四章 真识心受遮蔽的根源与过程	(218)
第一节 真与痴合的阿梨耶识	(219)

第二节 认实为虚的妄识	(247)
第三节 认虚为实的事识	(262)
第四节 众生流转过程总观	(266)
第五章 真识心开显的基础	(269)
第一节 法报二佛性	(270)
第二节 佛性的当现问题	(282)
第三节 慧远佛性论的价值与局限	(297)
第六章 真识心开显的过程	(303)
第一节 熏转三识的教证二行	(303)
第二节 三转成佛的三识观	(332)
第七章 真识心的朗现	(341)
第一节 德体无雍、妙用自在的无上菩提	(342)
第二节 体真、德圆、用博的大般涅槃	(353)
第三节 妙色湛然的佛身	(380)
第四节 妙寂离相、随物应现的纯真净土	(399)
结语 慧远的遗产	(415)
一 诸法仗缘而起	(415)
二 如来藏学是正宗的佛教	(422)
三 慧远思想在中国佛学中的价值	(433)
主要参考文献	(441)
后记	(460)

导 论

佛学研究方法的选择与本书 研究的问题

如果以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沈曾植的《海日楼札丛》与罗振玉的《宋元释藏刊本考》等著作将现代学术理念以及文献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援用于佛学研究视为现代佛学研究的开端，现代中国佛学研究已经历近百年历程了，^①且已形成了新的佛学研究传统。这种佛学研究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其有限性也非常昭然。对其得失，有人已开始从方法论上加以反省，^②香港浸会大学的吴汝钧先生曾撰《佛教研究方法论》^③全面检视现代佛学研究的各种方法，最后归本于德奥学派所持文献与思想相结合的方法；华南师范大学（现已供职于中山大学）的龚隽先生亦以《近代中国佛学研究方法及其批判》^④和《作为思想史的禅

^① 关于此问题的论述，请参阅葛兆光：《论晚清佛学复兴》，《学人》第十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何建明先生的《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尤其是第二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三节）亦间接论及此问题，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吕激先生于 1926 年已出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佛学研究法》（1933 年再版时更名为《佛教研究法》）的专书，但该书不是对当代佛学研究方法的反省，而是内学院研究方法的阐明，且重在研究文献的开列和简介，故此略过不论。

^③ 吴汝钧：《佛教研究方法论》（上、下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83 年版。

^④ 龚隽：《近代中国佛学研究方法及其批判》，《二十一世纪》总第四十三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7 年 10 月。

学写作》^① 两文分别反省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佛学研究，尤其是禅学研究，提倡以思想史的方法研究佛学。虽然研究方法的反省并不能取代真正的问题研究，但这样的思考无疑对我们佛学研究者审察其自身的有限性，乃至对我们拓宽佛学研究的视野、深化佛学研究的水准都深有启发，因为我们的任何研究都必须在适当的方法指导下进行。

本导论的论题同样是方法论的检讨，但所持立场与上述两位稍有差异，我的立场是传统佛学的经学立场。因此，我的立论将从我对佛学的性质和内涵之理解入手。具体说，本文试图分这样几个问题来讨论：什么是佛学？如何理解现代人的各种佛学研究方法？哪一种研究方法能更好地实现对佛学的理解和诠释？必须首先申明的是，对各种研究方法的理解和评价都是在我所把握的佛学的基础上获得的诠释学意义上的论评，意在献出一管之见，并无入主出奴之意。

一 佛教、佛学与佛学研究

佛教、佛学与佛学研究是相互关联的三个概念，佛教是指佛（佛教创立者）、法（此指佛及其弟子所传一切教法）与僧（依佛法修行的僧团）这佛教徒所谓“三宝”构成的统一体，佛学是指其中的“法”这一部分，^② 佛学研究则是指对“法”中所

① 龚隽：《作为思想史的禅学写作》，《佛学研究中心学报》第5期，台北：台湾大学佛学研究中心，2000年。

② 印顺法师即云：“佛学只是佛法之学，佛教之学。”（释印顺：《谈人世与佛学》，《妙云集》下编之七：《无诤之辩》，第205页，台北：正闻出版社1995年修订版。）黄忏华先生亦云：“佛学者，佛之学理，或佛之学说；而其所述者，宇宙之实相，人生之真义也。”（黄忏华：《佛学概论》，第13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版。）

蕴涵的学理的探究。

依佛教经典记载，佛教创立者释迦牟尼佛（约前 565—约前 485）是彻证宇宙万法实相的正等正觉者，其所现证的空性与涅槃，从法（此指一切宇宙现象）的视角说，它是“非智（分别智）所测、唯证相应”的一切诸法的空性（又称为法性、实际、实相、真如等等）；从人的视角说，它是人断尽烦恼、获得究竟解脱的涅槃（又称为菩提、法身、佛性等等）。此亦为方便之说，究极而言，空性与涅槃皆不可说，如《本事经》所说：

究竟清净，无戏论体，不可谓有，不可谓无，不可谓彼亦有亦无，不可谓彼非有非无，惟可说为不可施设究竟涅槃。^①

这就是说，佛陀内证的涅槃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它始终主要体现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体证到的境界。不过，如果佛陀唯止于不可说的涅槃境，也就谈不上佛教和佛学了。据说佛陀确曾一度萌生不说法之心，因为他看来，他所证得之法不但深奥难解，更难为众生身体力行：

我所得法，甚深微妙，难解难见，寂寞无为，智者所知，非愚所及。众生乐著三界窟宅，集此诸业，何缘能悟十二因缘甚深微妙难见之法！又复息一切行，截断诸流，尽恩爱源，无余涅槃，益复甚难！徒自疲劳，唐自枯苦。^②

^① 唐·释玄奘译：《本事经》卷三《二法品》，《大正藏》第 17 册，第 678 页上。

^② 刘宋·佛陀什·竺道生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十五《第三初分受戒法上》，《大正藏》第 22 册，第 103 页下。

由于深深悲悯众生的愚迷和痛苦，佛陀才起而说法传教：

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舍利弗！云何名
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
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
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知
见道故，出现于世。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①

佛陀传出佛法后，便不断有人依佛陀及其所传的教法修行而形成僧团组织，由是才有了佛教。

佛陀所传的教法，佛学界称为原始佛学，其内容即“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四圣谛”（苦、集、灭、道），“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十二因缘”（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老死缘无明）与“三十七道品”（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②原始佛学的核心教理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谓一切有为法（宇宙间的一切现象）念念生灭，无有常住性；“诸法无我”，谓一切法（包括涅槃这样的无为法）皆

^① 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一《方便品》，《大正藏》第9册，第7页上一中。

^② 参见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一章，台北：正闻出版社1988年版；杨郁文：《阿含要略》，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英] 涅德尔著，王世安译：《印度佛教史》第三、四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日] 木村泰贤著，欧阳瀚存译：《原始佛教思想论》第二、四篇，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英] Rupert Gethin, *The Foundations of Buddh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无自性；“涅槃寂静”，谓生死苦恼令人烦乱不安，众生证入涅槃则灭尽一切生死苦恼，不再受生死苦恼之侵扰，因而称为寂静。三法印论述的无非缘起法，缘起法包括四层含义：（1）作为诸法实相的缘起法（空性或涅槃）。此实相一方面“离四句、绝百非”，同时它又具有“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① 的特性，且此特性为佛陀亲身所证，故真实不虚：“缘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余人作”^②，“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是缘起法住法界”^③。此即所谓“涅槃寂静”。（2）如实描述实相的缘起法，即佛教教理意义上的缘起法则。此一法则亦在《杂阿含经》中得到了经典阐述：“如来说法，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④ 意谓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是因为各种条件的和合才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从时间上看是前后相续而“起”的缘起之流，从空间上看是同时相依而“有”的缘起之网。反过来，则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即宇宙间的一切现象亦因各种条件的离散而消亡，从时间上看是新陈代谢之流，从空间上看是此起彼伏之网。诸法既是缘起缘灭的现象，就没有恒定不变的自性（本质、本体），此即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3）作为众生流转生死的缘起法。众生不能了达缘起实相，执着诸法有自性，便是无明，由此无明造业感苦，在“惑”、“业”、“苦”中流转，即“谓无明缘行，行缘识，……生缘老死，发生

① 龙树造，后秦·鸠摩罗什译：《中论》卷一《观因缘品》，《大正藏》第32册，第1页中。

② 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十二，《大正藏》第2册，第85页中。

③ 大目乾连造，唐·释玄奘译：《阿毗达磨法蕴足论》卷十一《缘起品》，《大正藏》第26册，第505页上。

④ 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十二，《大正藏》第2册，第86页上一中。

愁叹、苦忧、烦恼，如是便集纯大苦蕴”^①。这是生死染污的缘起法。（4）作为众生还灭解脱的缘起法。众生难忍苦受，便要寻找灭苦得乐的方法，佛即以此因缘教他们彻底灭苦得乐的佛法：

若于所取法随顺无常观，住生灭观，无欲观，灭观，厌观，心不顾念，无所缚著，识则不驱驰追逐名色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处灭，六入处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如是如是则纯大苦聚灭。^②

这就是还灭清净的缘起法。因为缘起理法来自缘起实相，它就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众生解脱的必由之路，故可以说“见（缘起）法即见佛”。但佛陀还是担心众生仅仅视其教法为不切实际的理论（名言），为要他们奉行而常常说：“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③

此后，一代代佛弟子依佛陀所传教法修行，成道之后再依自己的经验和理解阐扬佛教，尽管阐扬方式有所不同，但无不在于教理和意趣的统一中立论，由此便形成了既契理（佛教宗趣）又契机（适合不同众生）的源远流长的佛学。

这样的佛学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以为至少有如下特点：一是指向解脱的宗教性。这是说，任何一个佛学体系或思想都是以追求众生的解脱为归宿的，所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

^① 大目乾连造，唐·释玄奘译：《阿毗达磨法蕴足论》卷十一《缘起品》，《大正藏》第26册，第505页上。

^② 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十二，《大正藏》第2册，第79页下。

^③ 后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第8册，第749页中。

即指此而言。二是侧重理论阐明的智慧性。佛学论宇宙实相，不依靠第一因，也不停留于单纯的直观，而是借重理性论说来开显；佛学讨论人对此实相的迷与悟，同样是借重理性而从世界观而价值观的进路来予以系统检讨。（佛学具备发达的逻辑理论——因明学，其来有自）所以，佛学在面貌上又有类似哲学的一面。三是适应众生的随缘性。佛教的唯一目的（一大事因缘）就是要接引众生悟入佛之知见，获得解脱，解脱无二，众生心性不一，接受教化的角度不同，能接受教化的水平亦深浅各异，为使所有众生都能得度（普度众生），就必须随缘设教，这样，佛学也就体现出不同的系统来（所谓“八万四千法门”）。四是相对于不同宗门对佛法究竟涅槃的不同理解而来的（教理上的）深浅、偏圆和权实性。流传于不同时空中的佛学系统，对当机众生而言都是究竟的解脱之道，但信受奉行任一系统的众生都存在着对其他系统在整个佛学世界中的地位的理解和评价问题，于是便出现了基于某一佛学系统进行的“判教”活动，使佛学由此在演进过程中体现出深浅、偏圆和权实的特性，如天台和贤首均称自宗为最契佛陀本怀的圆实教，其他宗则是深浅有差的偏权教。五是相对于时空的历史性。在不同时空中演进的佛学系统，还有文字、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性，这就是佛学的历史性。^①

这样的佛学，古代佛学家曾从不同角度加以归纳。如从实际修行的次第讲，则是闻（教）、思（理）、修（行）、证（果）或信（教）、解（理）、行、证（果）的“四阶”，或戒（持守

^① 此论是从近现代重要佛学家的思想中综合得出的。尤其参见释太虚：《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太虚大师选集》（下），台北：正闻出版社 1993 年第 3 版；释印顺：《谈入世与佛学》（前揭本）、《以佛法研究佛法》（《妙云集》下编之三：《以佛法研究佛法》，台北：正闻出版社 1992 年修订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一章（前揭本）；欧阳竟无：《今日之佛法研究》，石峻等主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